



心窗
片羽

指引人生道路的明灯

◎张希

在南通中学学习与训练的五年岁月里,我非常幸运遇到一位高水平领导——姚侃副校长。他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我前行的每一步。

我被选入南通中学中小女排训练时,还在读小学四年级。姚校长对我们特别关心,犹如父母,无微不至。他为我们安排最好的宿舍,配备了淋浴设施,让我们每天训练之后能洗上热水澡。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。为保证我们的营养,他还克服种种困难,调配专职厨师,专门为学生运动员开设食堂。

在球场训练的每个清晨,姚校长也早早来到训练场,默默注视、观察。每次外出比赛,他都尽可能随队而行,事无巨细,关心备至。有一次,一个队员半夜肚子疼,一时间找不到汽车,他就与秦义明教练轮流背着学生去镇上卫生院救治,令大家十分感动!

在校运动员要兼顾学习与训练。姚校长十分重视我们的思想品德与文化课学习,不仅专门安排老师为我们补课,还常常与我们谈心。他时时提醒我们要从身边小事做起,加强个人修养,严格自律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注意身心健康。他常说:要打好球先要做好人。

姚校长的关心,如同明亮光束暖心又通透,时刻提醒我们要专注学业、精益求精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盏明灯在体教融合的道路上,突破传统,结合现实,与时俱进,成绩斐然!姚校长深知学生运动员的特殊需求,在学业与训练之间,他不断探寻新方法,创造更好条件,让我们能在不影响学业的同时,充分发挥运动天赋。

姚校长一直讲,要对每个学生运动员负责、对我们的家庭负责。他千方百计、不遗余力地联系高校、运动队为我们谋求最好的发展去向。我在初二时被省队选中,他与秦义明教练、濮燕飞、王素萍老师专门到我家为我送行,给我鼓励!

如今,姚校长已八十岁了,仍在关心着我们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成长与发展。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没有机会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。他也许没想过,他给我们这群运动员的一生带来了多大影响。敬爱的姚校长,我和女排的所有学生都永远爱您感激您!

(作者简介:张希,沙滩排球世界冠军,两届奥运会选手,其中一届荣获奥运会铜牌。她曾多次荣获国际排联(FIVB)评选的最佳防守和最佳运动员称号,被评选为2010~2020年世界百大球星。)

尽收眼底

◎施敏

玉兰
一瓣

我的数学老师们

◎缪建红

巴黎奥运期间,在“科普中国”公众号上读到那篇《数学教授教体育后,把9名校队选手送进了今年奥运会》,让我想起几位曾教过我的数学老师。

“钓鱼高手”

20世纪60年代,我出生于革命老区如皋西乡高明庄。据《回首青枝绿叶时——高明革命斗争纪实》等史料记载,高明小学建于1924年9月,创办人是曾任县委书记的徐芳德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童年就读的高明小学相当“气派”:带廊檐的青砖小瓦教室二十来间,坐北朝南成排成行,呈四合院布局,教工厨房、值班宿舍一应俱全。房屋的椽子、屋梁、立柱等木料都很粗实……就连窗户,都采用透光但半透明的“花玻璃”,据说

是老干部在县城争取到的进口货。当年,农村没有“幼儿园”“托儿所”之说。每家都等小孩儿“疯”玩到七八岁,家长才领着到学校,老师总会慈祥地问问“叫什么名儿?”“能数多少个?”……这也就算一年级新生的“入学面试”。

记得我小学阶段的数学老师姓缪,是学校最年轻的教师,常穿绿军装和海军蓝裤子,脚上解放鞋,活泼和善,满面阳光,年轻帅气。在学校,我们得恭恭敬敬叫他“先生”,而按家族辈分,他是我家堂叔。身处“以学为主,兼学别样”的年代,我们这些小学学生的学习任务挺轻松的。

缪老师教学很负责。我小学三年级时,有一次公社举行数学竞赛,缪老师专门安排我们十几名同学课后留堂“开小灶”,为我们讲解“阴影部分面积”等的计算。结果,我和同班且紧邻住在我家东边的堂兄,都考到了好成绩。

缪老师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“钓鱼高手”。庄上有位“三爹”兼职小学校工,负责烧煮老师们的午餐。晌午将近,教室的学生娃能闻到远处厨房里诱人的饭菜香味,其中以红烧鱼的鲜美味儿最让饥肠辘辘的我们“垂涎三尺”——这就是缪老师插空拎鱼

竿赶往河边,为教工厨房带来的“战果”。

可望而不可即,可闻而不得尝,缪老师当年真是勾走了我们魂儿的一位数学老师啊!

“作文辅导”

我读小学时,教育知识尚未受到普遍尊重。我父亲是小学数学教师,也曾在高明小学任教多年,他始终认为这种情况终将过去。

随着特殊年代结束以及高考制度恢复,父亲一下子对我的学业有了“紧迫感”。

“语文是记忆学科,可以慢慢来。”于是,缪老师和父亲商量后,就帮我“恶补”起五年级数学来……甚至逼我完成“跳级”壮举:四年级升上五年级没几天,就直接跳到初中一年级跟班学习。

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。进入初中,我的数理化等学科成绩差强人意,语文尤其是作文更成了“老大难”。

父亲这位小学数学老师,就利用起空余时间,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起作文来:分析作文结构,罗列记叙技巧,借鉴比喻名句……我常在错愕中,感受到父亲这位“老如师生”(如皋师范)的文学素养。

“善意排名”

我当年读的初中,是二年制改成三年制的第一届。上届原二年制复读的同学,留在新的初三同班学习,给我们带来一些心理压力和奋进动力。

三年后,我侥幸能考入当时区公所驻地的伴今中学(现搬经中学),也能算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儿。第一次离家上学,心情犹如断线风筝随风翱翔,脱缰野马自由驰骋……

高一教我们数学的王老师,四十来岁,中等身材,慈祥中透着一种威严,也是年级主任。讲解三角函数时,王老师总爱举大炮的例子:如果炮兵调校炮管仰角哪怕只误差一个“密位”(角度单位),炮弹落点都会差

很大一截。带着浓重泰兴口音的“密位”抑扬顿挫,多年来总不时在我耳旁回响。

第一学期结束,自知期末考试结果不会太好。最终,拿到成绩报告单竟有些出乎意料:全班五十人,我总分排名三十四……快怏然回到家中,父亲倒也没有过多责怪。

新学期返校,向周边同学一打听,总分几乎都比我高!最终同学们发现了其中奥秘:原来我们“善意”的王老师在全班排名时,如果有同学总分相同的,就让每一分值总分相同的几位同学只占一个序号……这样也确实算是按总分排序的,而我个人真正实际排名应该是全班倒数第三!

“裁判员”

高中阶段最后一年,我是在如皋石庄中学度过的。教我们数学的是朱老师,水平高、要求严。每堂新课开始前,他总会找两三位同学到讲台上黑板前,当场演算昨天作业中的题目。

站在讲台上,朱老师身材墩壮、目光坚定、不苟言笑,他平静地缓缓扫视着整个教室,不经意间,脸颊连同嘴角会稍向一侧习惯性紧缩一下,同时伴随轻微的唇齿咬嚼……这时,教室里一片安静,同学们个个都在担心:假如朱老师喊到自己上讲台,万一当场题目做不出来,就得“挂黑板”了。

虽未听说朱老师打骂体罚过哪位同学,但可以肯定的是,当时同学们都“怕”朱老师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那些年石庄中学每次运动会,都会安排朱老师担任裁判员。朱老师倒也爽快地乐担其责——维持运动会秩序:围观的同学不知不觉已挤占到跳远的沙池上,啦啦队欢呼着不由自主地逼近径赛的跑道边,观看拔河的同学兴奋得手舞足蹈,加油呐喊中凑前与运动员“密不可分”……这时,只要有人轻声地说一句“朱老师来啦”,忽然之间,围观的同学们立刻后退好几米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歌。又一个教师节来临,真诚祝我的老师们、天下老师们节日快乐!